

张中行

观照集



●当代名家感悟人生丛书●

当代名家感悟人生丛书

张中行

观照集

**(豫)新登字 07 号**

丛书主编:段海峰

当代名家感悟人生丛书

**观 照 集**

张中行著

---

责任编辑 李 莉

中原农民出版社出版 (郑州市农业路 73 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河南第一新华印刷厂印刷

787×1092 毫米 36 开本 6.875 印张 115 千字

1994 年 2 月第 1 版 1994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6000 册

---

ISBN 7-80538-618-8/I·283 定价 6.10 元

## 作者小传

---

张中行，上学时期名璿，因字难认，三十年代后期起改今名。一九〇九年一月生于河北省香河县南部一农家。男，汉族。在家乡上小学。一九三一年通县师范毕业。一九三五年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毕业。曾在天津、保定、北京教中学，北京教大学。曾编佛学期刊。上学时期治学偏于文史，毕业后偏于哲学，尤其人生哲学。喜博览，不断写作。建国后在人民教育出版社任编辑，主要参加编中学教材，计有汉语课本、文学课本、语文课本等。八十年代先后出版有《文言津逮》《作文杂谈》《佛教与中国文学》《负暄琐话》《文言和白话》《负暄续话》《禅外说禅》《诗词读写丛话》《张中行小品》《顺生论》。将出版者有《谈文论语集》《负暄三话》。卜画编写者有《横议集》《说书集》《月旦集》《说梦楼谈屑》《散简集存》《流年碎影》等。现任人民教育出版社特约编审。

## 编者前言

---

“你活得累不累”？

撇开违心的不讲，大多数人都会回答累，即使是曾经。累，分多种，为国，为家，为人，为己，为名，为利。这个累字是中性的词，褒贬均在其中，很难划个界线，所以只好撒个大网，一概称之为累。

累，就要歇息。吸烟喝茶，睡觉娱乐，都是歇息的形式。或许有些人睡不着，脑子不停歇，会想，这样的累，有什么意思？进而推进一步，是，活着又有什么意思？

对这样的哲人，我们肃然起敬，对他提出的问题，如果用摆事实讲道理的老办法，或许他口服而难以心服，最好的办法，是让他自己悟出，人生终究是有意思的。

这也是我们编辑这套丛书的主旨。

名家和凡人一样，生活在尘世，对人生，他们也有自己独特的感悟，在这套丛书中，他们用自己的体

验,用随笔的笔法,谈对人生的感受,没有讲章之气,在对人生这部大书的感悟上,作者与读者是平等的。古语云,书不尽言,言不尽意,则如果你在读这套书时有了自己的感悟,那恰恰正是作者和编者所期望的。

# 目 录

---

自序 .....	(1)
一 临渊而不羡鱼 .....	(5)
二 挟车驴背 .....	(13)
三 酒 .....	(20)
四 起火老店 .....	(32)
五 食无求饱 .....	(38)
六 安苦为道 .....	(46)
七 神异拾零 .....	(53)
八 错错错 .....	(57)
九 案头清供 .....	(62)
一〇 剥啄声 .....	(66)
一一 晨光 .....	(70)
一二 老温德 .....	(75)
一三 孙以悌 .....	(82)
一四 怪物老爷 .....	(86)
一五 银闸人物 .....	(93)

一六	关于贤妻 .....	(97)
一七	机遇 .....	(104)
一八	旷达 .....	(113)
一九	梦的杂想 .....	(122)
二〇	蓬山远近 .....	(128)
二一	无题 .....	(135)
二二	自祭文之类 .....	(143)
二三	归 .....	(153)
二四	桑榆自语 .....	(163)
悲天悯人之怀——《观照集》		
读后	..... 徐秀珊	(208)



## 自序

---

从新潮，家有敝帚堆中，挑柄长的可以算一类，苗细的可以算一类，等等，有主顾登门，就乐得卖。敝帚，有人买，“发”，谈不到，但总能获得些须所谓“钱”，而钱，其用之多及力之大乃人所共知，所以每有组稿人光顾，言明买某种敝帚，我就满口答应，然后是到敝帚堆中去挑，集而成之，交稿。这次买的是有关“人生感悟”的，而且笔调要轻松，格过高，可是我有兴趣，所以壮壮胆，也就答应了。

顺水推舟，就由兴趣谈起。按理说，任何人，既然有了生，就不能不与“人生”纠缠到一起，所谓无所逃于天地之间，像是都欲无兴趣而不可得。其实又不尽然。《诗经》说：“不识不知，顺帝之则。”《老子》说：“虚其心，实其腹。”这是理想，道家的，比如随着大流，由托儿所而走向八宝山，旅途中会有苦乐，可是不想这是怎么回事，是否值得，也就可以说是没有什么感受，没有什么悟解。说这是道

家的“理想”，因为至少老庄必做不到，原因是，他们不是不知，而是多知。专就这一点说，数不清的常人就占了上风，甚至包括腰缠万贯的，有万贯之前，舍命求，有万贯之后，睡席梦思，吃天鹅肉，而不问如此睡、如此吃有什么意义。不识不知的人有福了！

可惜我得天独薄，即《庄子》所谓“天机浅”，已略有所知之后才知道混沌之可贵且难得。后悔无用，只好再顺水推舟，说说情况。还是年轻时候，忽然发神经，想知道人生是怎么回事。老办法，念人家的，想自己的。日积月累，有什么获得吗？这要看从什么角度拨算盘珠。比如说，暂时跳到身外，让“思”作主，就像是大有所见，而且头头是道，于是不揣愚陋，写成《顺生论》。及至回到身内，“情”又当了家，生活就仍是，至少常常是，起于希望和幻想，终于怅惘和悲苦。这是说，我未能虚其心，不识不知，而是常常有所感。又未能改“情动于中而形于言”的旧习，有时就拿笔，借某种题材，把希望、幻想、怅惘、悲苦之类的心境写出来。这些是感受，没问题。也可以算作悟解吗？这要看所谓悟是指什么级别的。老太太说吉祥话，“一年不如一年了”，是悟；禅宗和尚说“师姑元是女人作”，也是悟。我想卑之无甚高论，舍禅师而追随老太太，那我的有些不成器的篇什，也就可以算作，对于人生，

既有感受又有悟解了吧？

于是胆量就大了，从敝帚的堆堆里，有些已经刊印过，有些尚未灾梨枣，选出一些估计可以充数的，交与熟悉编辑工作、时间较从容而又乐于助人的徐秀珊女士。她要先算字数，因为买主决定出小本本，字数多了容不下。接着是剔除一些，剩下的算作录取，要排个次序。此外还有剪贴、编页码等工作，事不大但琐碎，我就都偷懒了。

关于书名，也要说几句。有关人生而且感悟的，如何命名呢？左思右想，最后还是不得不求助于佛门，拉来个“观照”，但要加点限制。盖佛门推重般若（bō）若（梵语音译，指出世间的智慧），般若也有等级，上者为实相般若，其下为观照般若，再下为方便般若或文字般若。观照，用教外话解释是普遍看并细看，加般若就变为看得透，则吾岂敢，所以这里须郑重声明，是如书名的白纸黑字所写，只有观照而没有般若。

这样观照而得的感悟，或吹牛言之，人生态度，当然只是一己之私。闭门造车，不敢有出门合辙，请诸君也超乘，轼而望之的奢望。那么，为什么还拿这些问世并换稿酬呢？曰，大道多歧，自己踏上一条，如果耳目还有余力，听听别人怎么想，看看别人怎么行，重而言之，比照比照，轻而言之，消遣消遣，也不是没有意义的吧？

依据不成文法，自序最后还要向多方表示感谢，吾从众。这一回简单，应该受礼的只有徐秀珊女士一个人；说应该，因为她不只做了以上提到的那些事，而且写了理和情都丰富的编后语。

一九九三年九月四日于京郊燕园

## 临渊而不羡鱼

---

近一时期，“文人下海”的声音，化为文字，常常在眼前晃动。他人门前雪，不管也罢了。可是几天以前，广州《随笔》一九九三年第四期送来，翻了翻，感到形势有点逼人。在这一期里，我滥竽充数，悠哉游哉，还在那里谈“酒”，并说有决心站在陶渊明一边，而曾出东山、不久致仕的王蒙先生却按捺不住，用题目中的“再从容些”间接表态，说自己这个文学家并未见钱眼开。我忝为这一期《随笔》中的邻居，如果还是在“隔篱呼取尽馀杯”，就真有点那个了，所以决定，至少是暂时，放下酒杯，也说几句有关文人下海的，凑凑热闹。

入话之前，先要说几句会有防御工事作用的话。计有两项。其一，我不只一次说过，人生是一，人生之道是多。这样，譬如同住一个大杂院，某志士在屋中编造什么主义，并坚信依之而行，娑婆世界可以很快变为天堂，而隔壁的王婆却走出屋门，在

门外修建鸡窝，她的所求是鸡蛋，而不是人间的天堂。谁对？应该由著《南华经》的庄子来评断，是“鹏之徙于南冥”，“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蜩与学鸠”，“枪榆枋时则不至”，亦各适其所适而已。这是说，作为人生之道，只要不违俗违法，就难分高下，或竟至没有高下，人也只能各适其所适。扣紧本题说，对于下海，甲说很应该，乙说不应该，其是非就又成为庄子所说，“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庄周，吾之师也”（嵇康《与山巨源绝交书》），尊师重道，昔人所尚，所以我只当说说自己关于“自己”的一些想法，并且，即使这样的想法不无可取，也并不表示与之相左的想法就不可取。其二，下海的“文人”像是有不成文的定义，指文学家；而文学家，像是还有不成文的定义，指能编造小说的。如果我的闭门的体会不错，那就可以判定，现身说法对下海表示意见，王蒙先生及其同道有资格，我没有资格。无发言之资格而还想说，总得找个理由。理由还得由师门来，曰己身虽非蝴蝶，可以梦为蝴蝶，那么，就算我梦为文学家吧，听到门外喊：“文人们请注意，下海喽！下海喽！”我是不是奋然而起，投笔（新潮曰投电脑打字机），跑出门，也跳入东流之水呢？不须再思三思就决定，是学孟老夫子，不动心，仍然拿笔，写不三不四的文章。或问，如此顽固不化，亦有说乎？以下分项说明顽固不化的理由。

其一，是没有改行的本领。我年轻时候非主动地犯了路线错误，小学略识之无之后，无路可走，而中等学校，而高等学校，又因为头脑欠清晰，不能数理化，就落在文史哲的泥塘中。由走入大学之门算起，已经超过六十年，居常面对的，除妻儿黄瘦的脸之外，就是书和笔。语云，熟能生巧，日积月累，也就能够略知文事甘苦，有时率尔操觚，还能成篇，换来量虽不大却颇为有用的稿酬。此外还有什么呢？算平生之帐，也只是在干校曾经受命担粪，本领超过妻梅子鹤的林和靖处士而已。担粪之外，还有个未尝不可以自我吹嘘的非物质的本领，是自知之明，具体说是，如果丢开书和笔，那就不要说“发”，就是早晚的稀粥也难得保持坚硬，岂不哀哉。所以为了不哀哉，我坚决不改行，不要说“海”，就是再大，“洋”，我也不下。

其二，下海是为变贫为富，所谓“发”，即有大量的钱，很多人眼红，我为什么不眼红？原因很平常，只是无此需要而已。需要是个很复杂的玩意儿，非三言五语所能讲清楚。复杂，一半来于客观，是所欲之物无限，如果人没有自知之明，也许想把夜空的亮星摘下来，代替室内的电灯吧？一半还来于主观，如希特勒就想统一全球，并把他厌恶的人都杀死；希腊的某哲人就不然，只希望国王的车马仪仗不遮他晒太阳的阳光。我是常人，虽然看古代典

籍，也承认“负暄”为可珍重的享受，但又不忘古人“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的名言，就是说，晒完太阳，还是要吃喝，并要有个蜗居，就算是黄脸婆吧，能够挑灯夜话。这就可见，我同样有需要。一切复杂，一切分歧，来于需要的限度，或加深说，来于想满足什么样的欲望。为了化复杂为简单，只好来个差不多主义，分需要为三个等级，由低而高是，温饱，享受或享乐，阔气。说差不多，因为三者有错综的关系，比如温饱也是一种乐，至少有些人，也视阔气为享受。安于差不多，可以因细小以见概括，比如食，吃烙饼炒鸡蛋可以温饱；吃红烧海参就成为享受，因为超出温饱的需要；再升，吃清炖天鹅就成为阔气，因为只是价高而未必好吃。本段开头说我没有发的需要，就因为我的所求只是温饱，而不求享受，更不求阔气。何以会这样？来由有浅的，曰“习惯”，有深的，曰“知见”。先说习惯，自然只能举一点点例。一例说温，我离开乡里家门之前睡火炕，其后由二十年代中期起，直到现在，卧之时，身下都是木板。年深，旧棉絮不扔，铺在木板之上，就成为高级席梦思。盖普通席梦思，我也睡过，多软而少支持力，尤其翻身，感到别扭，所以还是不舍高级的。再一例说饱，我肠胃如蜗居，寒俭，不宜于也不惯于迎高宾，比如太阳从西方出来，中午吃得好一些，非“食无鱼”，晚饭就会犯怀旧之



病，想吃玉米渣粥。这样，卧，安于木板，吃，安于玉米渣粥，眼下每月定时有祠禄，还不时会飞来大名为稿酬的外快，而需要额外买的却几乎没有，于是关于钱，所愁的就不是少，而是，比如说，月底了，检查阮囊，竟还有大额票十几张，怎么办？花，无东西可买，存，既要跑银行，磨鞋底，又怕通货膨胀加速，贬值。大额票十几张尚且带来愁苦，况发乎？再说知见，就难得像说习惯那样简明，因为不能躲开人生的价值问题。我昔年读英国薛知微教授的《伦理学之方法》，所得是，关于人生价值有多种想法，无论哪一种，都难于取得确凿的理据。这里也就只好说说自己认为合于情理的，或者经过深思熟虑多数人会认可的。为省力，还宜于从反面说，是享乐和阔气并没有什么价值，至少是没有值得珍重的价值。证据有正面的，借用古语，《左传》所举三不朽，立德，立功，立言，都与享乐和阔气无关。证据还有反面的，是享乐和阔气与纵欲和掠夺（包括隐蔽的形式）是近邻，所以最容易败德，就是说，乐和阔是来于他人的苦难，还有什么价值可言呢？所知所见如是，依照王文成公知行合一的理论，我也就看不见钱眼开了。

其三，不见钱眼开是说见钱，而眼这东西，也有所谓“天命之谓性”；于是有时一睁，也会看见各色人等和花花世界，又于是而就不免顿生杞人之忧。